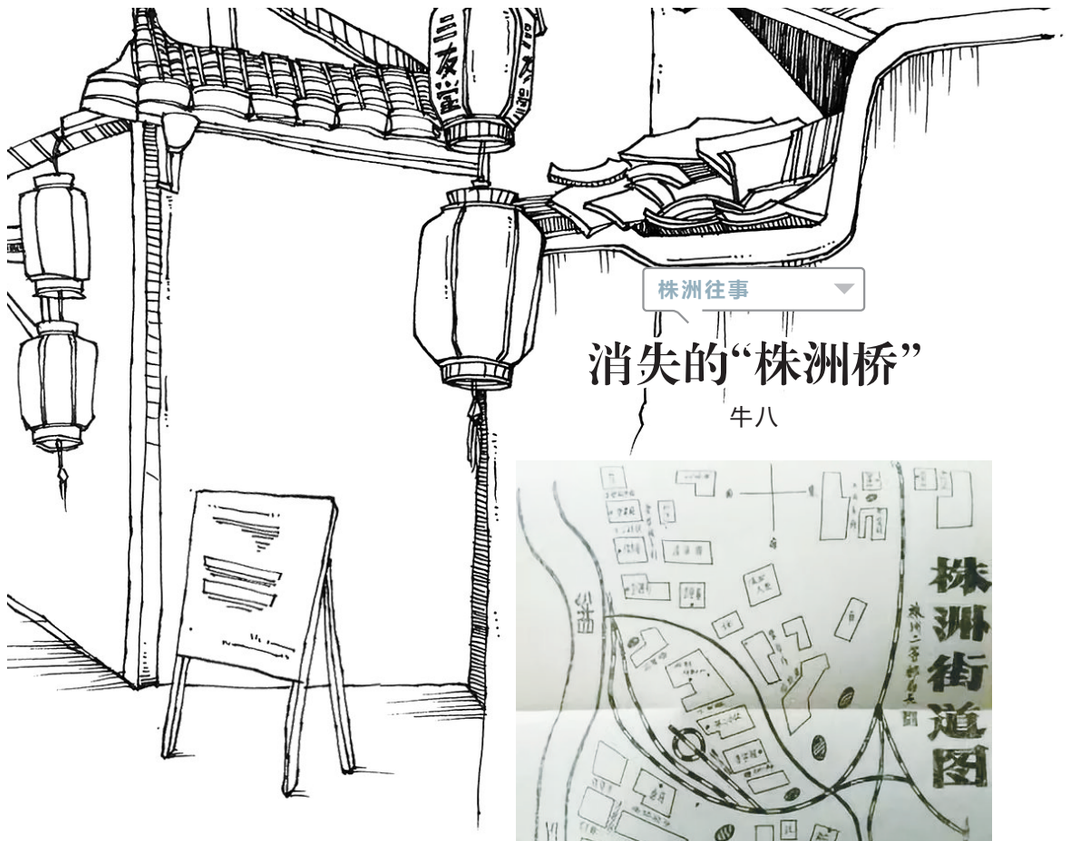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　亮
美术编辑：赵　强
校　　对：杨　卓

# 神农城记

SHENNONG CHENG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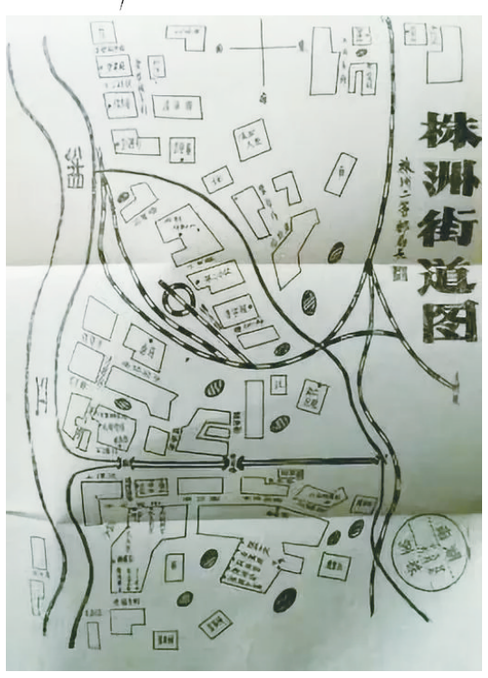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株洲往事

## 消失的“株洲桥”

牛八




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株洲街道图》上，标有“株洲桥”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株洲建宁港上有徐家桥和芦淞桥，一定不知道建宁港上还曾有座“株洲桥”。“株洲桥”虽然没有徐家桥那么著名，却也是建宁港上的一座古老的桥，还是徐家桥的“姊妹”桥呢。

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和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株洲街道图上，均可见到建宁港株洲老街段有三座桥，由东往西分别为芦淞桥、建宁桥、株洲桥；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株洲街道图上，却只画了芦淞桥和建宁桥；清光绪年间《湘潭县志》的疆域图中，也能清楚地看到有长沙桥（也就是徐家桥、建宁桥）和株洲桥的标注（那时还没有芦淞桥）；更早一些的株洲渌口杨先生保存的《杨氏族谱》中所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株洲地图中，却仅画有长沙桥。

1946年的株洲街道图中没有株洲桥，可能是绘图者认为此桥太小，而“忽略不计”，也可能绘图时此桥已被大水冲毁尚未修复。而乾隆时的株洲街地图上没有株洲桥，或许是此桥太简陋，或许是那是还真的没有此桥。但综上所述，“株洲桥”在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比徐家桥晚，比芦淞桥早。

“株洲桥”的规模确实不大，只是一座用木料搭建的便桥，桥的名字却这么大气，应该是有别于长沙桥，当时的建宁港老街段只有这两座“姊妹桥”。建宁港原名株洲港，也叫株洲水，株洲港上的桥理所当然叫“株洲桥”。“株洲桥”位于建宁港入江口不远（今建宁闸旁），南连城隍庙巷（也叫五节街），北接下港口的港口街。原“株洲桥”的桥面较低，挨近水面，行人过桥必须先沿阶梯下到港底再上桥，过桥后，又得上台阶到街面。由于桥面较低，一遇涨水，木桥就会被淹，甚至被大水冲毁。

1918年5月，南北战争期间，湘军参谋长刘建藩骑马夹在乱军中过“株洲桥”时，失足落水溺亡，被追授为陆军中将。

“株洲桥”因桥面低，行人过桥不方便，独轮车（株洲话叫土车子）过桥更是艰难。上世纪三十年代，靠经营木材发家成为湖南木材巨商的古岳峰人唐春和，准备将木质“株洲桥”拆除，改用坚固的麻石料独资修桥，桥名都定好了，叫“春和桥”，桥的北头正是“唐春和木号”。当修桥的石料运来时，被株洲老街的凌氏家族阻止，原因是凌氏家族认为唐春和欠凌三老倌一笔巨款多年不还，还借修桥来盗名。加上“株洲桥”南头的分袂亭用地是凌氏家族提供的，凌氏家族反对唐春和将“春和桥”建在凌姓的地盘上，但如果修建其他名称的桥却是可以的。

由于凌氏家族的极力反对，“春和桥”还是没能建成，大批石料废弃在港边。最终，唐春和在拆掉的“株洲桥”处，修建了一座与港岸平行的木桥，仍叫“株洲桥”。行人，独轮车过桥就比以前方便多了，桥身也有提高，也不至涨水时再被淹了。

1950年，株洲区人民政府修建建宁闸时，将“株洲桥”拆除，“株洲桥”也便只留在了一些“老株洲”的回忆中了。

刊刻于嘉庆二十二年的重修关圣庙碑。



2016年重修前的关圣殿旧景。

株洲风物

隐形的翅膀

## 攸县，一座南方小城的蝶变

至简

“这条峡谷，一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成了蝴蝶谷，四处都是五颜六色，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有手掌那么大的，特别漂亮。假如你住在酒埠江的宾馆，晚上不关窗户，就会飞进一屋子的蝴蝶。”坐在我身边的讲解员这样告诉我，她皮肤白皙，走起路来脑后的马尾辫一晃一晃的，就像一只蝴蝶。女孩所说的峡谷就是攸县仙人桥的七里峡。

回眸这片土地，攸县的建县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它与以茶命名的茶陵县接壤，又与神州第一陵的炎帝陵相距不远。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梅城”，名字与故事都有着久远浪漫的传说，更有宋末元初的攸县人冯子振为其写下了百首梅花诗，“繁花千树雪，小艇四围香”，这座南方县城，从遥远的暗香疏影里傲然绽放到今日的枝头。

让攸县人自豪的远不止这些，这里接近江西萍乡，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全国一百个重点产煤县和商品煤基地县之一。曾经，这里有一百多家煤矿，攸县因为这些煤炭而财大气粗不差钱。县上的人告诉我们，仅仅一个黄丰桥镇一年就会收入13个亿，这个镇子也因为煤炭曾经繁华一时，被称作小香港，小香港的今日虽有些寂静，但依稀可见当年盛极一时的风光，街头高楼林立，商铺拥挤。我看到通往黄丰桥镇的那条路，因为总是空车进入，走的时候，拉满了煤炭，使得镇里的道路一边完整无损，另一边却呈现了沧桑的容颜。

攸县人的家庭收入很多来自外出务工，80万人口的大县，有20万人外出务工。这些外出务工的攸县人，创建了深圳的“的士车队”，长沙的超市，北京的菜市，湘潭的布市……

攸县人靠这两样收入获得了生活的富足，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攸县人挖煤卖煤，破坏了地层结构，也引发过沉重的矿难，县财政依靠矿产品这一低端单一产业，基础薄弱，当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停并转小煤矿时，财政收入锐减，就像是捧惯了金饭碗的人突然失去金碗，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而那些奔波在外务工的攸县人，他们牺牲的则是家庭的温暖和亲情，全县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仅在石羊塘镇，全镇有四分之一的人外出务工，有一千多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在攸县的文昌阁映像展厅内，我在一幅摄影图片前站立了很久，一间光线幽暗的老宅里，一个白发的婆婆拄着拐杖，她布满皱纹的脸微微抬起，歪着身子向屋外张望，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方领T恤，衣衫与环境并不搭调，那张脸写满了孤独与悲凉，这是所有空巢老人的写真。一座城市和一个人一样，哪里会没有一点黯然神伤的记忆呢！

数年过去，经过投资转型，一大批景点以秀丽含蓄的面庞开始接待游客，造型独特的白龙洞，一峰独秀的灵龟山，幽静古朴的宝宁禅寺。新建的石山书院、文化公园风景迤逦，文昌阁成为文化长廊，介绍当地历史名人、诗词墨宝、物产小吃、风土人情，看着这些成果展示，就想攸县的文化人一定很忙碌，他们有这么多有意义的事要做。站在文昌阁上凭栏远眺，蓝天下微风轻拂，白云悠然，旷阔的道路纵横八方，整个城市像一只藏在攸县深山里，迈着蹄儿撒腿欢蹦的麋鹿。是啊，这么好的地，他们没有拿来开发房地产，而是践行了“让文化惠民”的爱民政策。“文化产业投资大，收效慢，要由政府来投资引领，要让文化慢慢地浸润。”当这些话从当地官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显得不一般了。是的啊，谁愿意永远被当作一个品位不高的土豪呢。

攸县人生活富裕了，乡亲们精神上的贫瘠还没有改变。湖南科技大学退休的夏教授看到这些，毅然回到乡下兴办学堂，播种传统文化，夏教授的行为如催生了的嫩芽，更多的德高望重者成为滋养一方的乡贤，他们一人身担多种角色——乡村教师、调解员。邻里纠纷少了，留守儿童们读的书多了。“厚德从善，崇文教化，诚信守法，尚勤赶超”，这是攸县人想要遵循和崇尚的一种精神。从观念到产业再到民风，这里都在发生一种悄然的改变。

碑刻里的株洲

## 重修关圣庙碑 200年前的坚守

郭亮

三国名将关羽，以忠义见称于后世，去世后，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有“关圣”“关帝”之称，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不少华人聚集区域，都建有相应的关圣庙或关帝庙崇祀。

渌口为旧时水运要道，自古商业繁荣，亦立有关圣庙（现称关圣殿），庙中保存有一方刊刻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的重修关圣庙碑，碑文详细记述了关圣庙在清中期时的几次整修，以及整修过程中的不易与坚守。

### 渌江尽头

三百里渌江，自江西杨歧山流出，一反江水东流的自然规律，九道十八湾地蜿蜒向西，经萍乡，过醴陵，在渌口向西汇入湘江。

渌水汇入湘江的地段，正是渌口老街的尽头，鳞次栉比的木质老楼多半破败，那是往昔繁荣的商铺遗迹，倒是一侧有幢占地颇广的中式庭院，青砖成围，洞开的大门两边书“义气干霄近指白云开觉露，盛声走海遥凭赤手挽洪流”对联一副，正对大门的是一个硕大的香炉，我们所要寻访的关圣殿正殿便在这香炉之后，一幢飞檐式的仿古建筑，额书“关圣殿”三字，棱角分明，铿锵有力，恰如关帝的形象，门上的对联是：“青灯观青史，着眼在春秋二字；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三分。”那刊刻于清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的重修关圣庙碑便嵌于关圣殿一侧的照壁上。

关圣庙所在皆有，按碑文所述，“自省州县以及市镇关津”，无处无庙，可鲜有像渌口关圣庙这般，在原址屡兴屡建，直至今日仍香火鼎盛。我们探访的当口，便有三位信士前来上香许愿，在神像前的蒲团上虔诚跪拜。

### 重修圣庙

渌口关圣庙始建于何时，现已于史无稽，刻于嘉庆二十二年的这块石碑的碑文显示，至少在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之前很多年，渌口关圣庙便立于渌江西入湘江的这块空地之上，尽管那庙只是“木架茅茨”，且“倾颓日甚”。

或者可以从另外的史料来揣测渌口关圣庙的成因，据旧版《醴陵县志》称渌口“为本县（渌口旧属醴陵）之门户，水运出入孔道，凡属产货物，外来商品，鲜有不从此经过。”《株洲县地名录》记载，渌口“唐时派兵戍守，故称渌口戍”，到明时，则称“渌口市，设有巡检司署”，这里的市便是市集之意。可见，至迟在明代，渌口便已有了繁荣的市集。商市繁荣，自然带来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立庙祭祀在官民中声望极高的关圣帝君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不管渌口的关圣庙立于何时，到了乾隆五十九年，这庙已是岌岌可危。于是，便有邑人张帝荣等倡议募修，“易木架而墙垣，易茅茨而椽瓦”，且“（庙）左右略存园土，以供香灯之费”。整修的效果也不错，虽然不过简单的砖混结构，难敌他处名寺大庙的壮观规模，但“庙貌之巍然焕然，足令檐帆上下，通客往来，罔不瞻礼和敬畏焉”。

### 屡毁屡建

尽管乾隆五十九年的那次整修，让渌口的关圣庙焕然一新，但并非一劳永逸，修修补补的日常工作总不能少，更何况这渌口的关圣庙濒河而立，“醴水（渌江旧称醴水）湘流，春涨频发，而基地适当其卫”，“浸蚀溃损颇多”。所以，到了六年后的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又一次集资整修，“是诚谋久远之计也。”

可惜的是，事不遂人愿，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浸蚀溃损”之处又危及到寺庙的安全，仍是十六年前首倡募修的张帝荣站了出来，捐银十二两，且与同道张垂恭和赵云发三人一起，四处募资，整修寺庙，并将原庙周围的园土重新整修成造船厂，“以逐年租税为庙费”——想来这些年物价上涨厉害，园土产出已不敷庙内的日常支出，所以才有改变土地用途的大胆想法。

也许这一次整修的工程比较大，所需费用也比较多，自嘉庆十五年发起募修后，直到七年后的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才“兹已告竣，泐石纪成”。在现存的碑文后半部分，刊刻了捐资人的姓名及数目，自张帝荣以下，共列有三百余人的名录，捐资数额则自一钱数分自十数两不等，大多在银一两上下的区间，尤值注意的是，这份名录不止普通信士捐资捐物，在朝官员亦有捐资整修，碑上刻有“湖南长沙协醴陵县驻防加五级记录十次刘进忠”的名讳，“捐银五两整”，之后则是合讯兵丁邓辉武、龙开榜、雷春等人的名讳，“捐银三两”。

可以想象，在这七年之中，以张帝荣等人为首的募资团队，不辞劳苦地在渌口周边的山水间行走奔波，以完成预定的募资目标，其间辛酸，也只有亲历者才能体悟一二。遗憾的是，由于史料阙如，加以时隔久远，对于张帝荣等人的生平和事迹，我们一无所知，只在这份留存至今的重修关圣庙碑碑文中留下些许记录：乾隆五十九年，张帝荣等倡议募修关圣庙；嘉庆十五年，张帝荣捐银十二两，且与张垂恭、赵云发同为发起人，倡同人捐资修葺关圣庙，历七年始成……

同样，由于史料的局限，嘉庆二十二年这次整修之后，渌口的关圣庙在日后的岁月中有无大规模整修的记录也不得而知，相关资料显示，1944年6月17日，侵华日军攻占渌口，纵火烧街，渌口老街及关圣庙均有不同程度损毁；2016年，当地信士杨伏林、杨艳等首倡重修关圣殿，地方信众踊跃捐款，乃有眼下我们面前这一幢虽不算雄伟壮观但也美观大方的院落式仿古建筑；网上亦有网友晒过2016年重修之前的关圣庙照片，逼仄狭小，颓败残缺，四壁隐有火烧之迹，也不知是否日寇肆虐时留下的痕迹，甚或，某块砖瓦亦曾见证过嘉庆二十二年甚至乾隆五十九年的那次大修……

幸运的是，不管时光如何淘换，立于渌江、湘江交汇处的这座关圣庙始终以不同的形态矗立在原地，护佑着一方百姓的平安，那块立于嘉庆二十二年的重修关圣庙碑也在历年来的风风雨雨中保留下来，让若干年后的我们得以窥视前人的坚守与不易。

**碑名**：重修关圣庙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170厘米、宽67厘米、厚13厘米
**年代**：清
**现状**：厝置于渌口关圣殿

音乐剧《十二生肖之兽首传奇》剧照。

## 音乐剧《十二生肖之兽首传奇》在株上演

### 还原流失文物的回归历程

多媒体音乐剧《十二生肖之兽首传奇》于7月12日在神农大剧院上演。这是十二兽首首次合体于音乐剧舞台，这些兽首不仅仅是陈列于博物馆，凝结了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沧桑的文物，更是有血有肉富有鲜活时代精神与特色的活生生的“人”。

该剧以传统与现代文化艺术形式，阐述了流失海外的国宝兽首重回祖国怀抱，并顺利安家的过程。情节引人入胜，与歌舞、特效、多媒体等舞台效果结合，全方位展现了流失文物的回归之路。

该剧以故宫“十二兽首”的故事为原型。（株洲日报记者/温琳）

渌口关圣殿外观。